

歷久彌新的臺大情

文圖提供／潘嘉惠

那一年，是1954年吧！中學快畢業前，當時臺大的校長錢思亮來菲律賓演講，介紹了臺灣的概況，得知臺大是臺灣的最高學府，學習環境優良，教授學識精深，許多青年慕名而難於進入；至於海外的學生，只要品學兼優，可由僑委會保送，不必經過考試。

錢校長的一席講演，深深打動我的心。散會時，我緊跟在他身後，追上前去向他詢問有關臺大更詳細的情形，因在我心深處，已立下畢業後，將回臺灣進入臺大再求深造的決心。

雖然臺灣離菲島甚近，但在從不出遠門的父母心目中，要讓我這個從未離家的女兒到那邊去求學，他倆絕對放心不下！

在我想盡辦法，甚至躲在同學處，三兩天不回家，雙親總算勉強答應了。

好事多磨，當我一切準備就緒，廈門與金門突然開始炮戰。多慮的雙親，認為兩方可能開戰，這下子，我回臺的希望瀕臨泡湯。經不起我的堅持，父母最後還是提心吊膽地放我走。

因為得之不易，我對回臺升學的時光，更加珍惜！那短短的4年，卻在我一生的歲月留下許多璀璨而特殊的記憶，讓我享用不盡！假如此生沒有臺大這段日子，真是虛度。

踏入臺大，最先得我喜歡的是校園：兩旁隨風搖曳高樹，樹蔭下悠閒馳騁的學生單車，草坪上爭



同學攝於校園，由右至左：
黃偉能，張幼珍，陳錫敏，蘇容明，潘嘉惠。

妍奪目的杜鵑花，校本部門前巍峨屹立的校鐘，文學院不遠處的小池塘。這幽雅清靜的美景，伴著我每日上課，也沉默地陪著我渡過4年光陰！

也不能忘記女生宿舍近旁的傳園（故校長傅斯年之墓），潔白整齊的墓邊石柱，光滑亮麗的大理石階，這是清晨溫書的好環境，也是午後年輕同學談情的幽境。

更不能忘記課餘重溫筆記的圖書館，尤其是考試期間，為了搶占一個位置，館門一開，大家爭得擠掉了手錶，擠丟了鞋子，至今偶而想起，猶覺好笑！



在校本部前全體合照，前排左第四朱蘊白，第五潘嘉惠。

夜裡從圖書館出來，當然不會忘記校門口那一長列的小食店，蔥油餅、水煎包，便宜又可口，還有小籠包、水蒸餃，百吃不厭！路邊的燒餅油條、烤番薯，都飄來了誘惑的香味！

在思念中，時刻想著回去看看，前年的12月，在颼颼的寒風中，跟著孩子與孫子去臺北度假。千叮嚀，萬吩咐，要導遊一定帶我們至臺大走走。校園依舊，傳園也如故，只是當日懷著多少青春夢幻的女學生，已變成如今子孫圍繞的「老祖母」！

算起來，我們離開臺大已有半個多世紀，這些

年來，本地的臺大校友，每年至少有兩次聚會，一是臺大校慶，一是春節，每次參加的人數，連家眷總有六、七十個人。這些校友，離校返菲後，有的從事教育，為傳揚中華文化、培育下一代而盡力，有的在商業界發展，而有所建樹！

前些年，菲華的臺大校友，部分人組團回臺，探訪臺大，他們曾受到臺大校方的歡迎招待。今年如果順利，可能再組團於11月返臺大參加校慶之慶典。但盼屆時能有一個熱鬧而愉快的歡聚。美式

潘嘉惠小檔案

1958年畢業中文系，常以筆名“白浪”發表小說，散文於菲律賓各華文報章。曾出版二本文集《在那遙遠的地方》，《抓不住一片雲彩》，以及一部電子書《浮生鱗爪》。